

黑洞

◎張曉惠

龍哥的情人都在山上。

水災發生的時候，最讓他掛心的那一個剛好下山，其他的，就只能寄予遙遠的祝福。

龍哥老家當然有個正牌太太，和兩個調皮搗蛋的兒子。當握太太的手像握自己的手、當下面那一根摩擦著光溜溜的太太好半天都還垂頭喪氣時，他知道，他們確實是血濃於水的親人了。

他決定加入工程隊，心裡就是盤算著出去看看，人生快過一半，臺灣還走不到一半，而且他最牽掛的那個就住在高雄引水隧道的施工處，他多想飛奔過去探個明白。

於是，花蓮、宜蘭、苗栗、南投、臺中，再到嘉義，龍哥的柔情撫慰了一個又一個孤獨的靈魂，回到老家時，他開始能以另一種角度品嚐這個有一點陌生又其實十分熟悉的肉體。而趁著這段時間與男性友人以成立同鄉會名義多方交流的結果，太太竟也添了幾分少婦時期才有的活力與性趣，兩人心照不宣地享受久別重逢的肉體交纏，雖然沒多久就因為觸感太熟悉姿勢太固定動作太慣性而草草了事，但是彼此都滿意了、可以了。

這微妙的平衡維持了一年後，某些情人開始要求更多，勢必瓜分龍哥放假回老家的時間、金錢與體力，家中三不五時就響起03、07、04或049開頭又老是不講話的不明來電後，太太

再也無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她聽說有一種東西叫衛星定位，可以偵測人的行蹤與位置，她很想弄來一套，只是有時自己也不明白，她是要親自動手，還是應該向那些編號洞3、洞4、洞7或洞49的情人回報她老公的最新「洞向」。

1

他年輕的時候與她愛過一回，一個叫春枝的女孩。他在臺中當兵，她在高雄半工半讀念商科，一個禮拜三封信，兩個月會一次面。他知道她心裡苦，家計和繼母的嘴臉現實明白的黏不上一粒塵埃，總像一片無所不在的鏡子，分秒照見自己的窘迫。他要她等著，他會成功；有時信裡就一張紙片，簡單一句：我想你，多希望你現在就在身邊。

加上信封郵票的重量，還是輕得可以翻飛好幾十公里，郵差仍努力為他們往返，他也認為長距離戀愛不一定就不能開花結果。可是快退役前就接到她要嫁人的消息了，他越想越不甘心，跟長官硬拗了一個榮譽假。苦等到放假日衝上自強號南下碰上面時，心也死了，對方的肚子都看得出來了，他只能站得遠遠地看她。港邊冷清，浪潮嗚咽，鹹澀海風吹得人睜不開眼，那纖瘦身軀弱不禁風，依舊讓人想要緊緊攬在懷裡，可是他只能轉頭走人，還好眼淚沒有當下背叛。

他也忘記是哪個南部親戚輾轉傳來的，說她現在一個人，在高雄三民鄉那個挖隧道引水的山上獨居，他就一直放在心上。

他不知道，烏雲正飄在她的上空，亦步亦趨跟著。

她迫切需要安慰。他還在北中南各地巡迴尋歡的時候，她的腦在某個夕陽西下的做飯時刻突然無預警地出現狂暴劇痛。她抱著快裂開的腦袋在地上打滾、哀號時，他剛從工地下來，

借來改裝過的重型機車向著情人的洞口振翅奔馳，她則吐光了一整天所有的吃食，奄奄一息趴在馬桶上想著自己的過往人生。小診所裡醫生量了血壓聽了胸腔按了腦袋壓了肚子，紛紛搖頭皺眉，一個說是急性高血壓、一個說是流感，還有一個研判腦脊髓液外滲，吃了藥打了針勉強鎮壓後，隔天還是照常上班，中午，因暈眩嚴重昏倒在機器下。

還好，工廠同事這回送對地方了，一個有經驗的醫師研判，極可能急性腦出血，建議馬上轉診大醫院。

龍哥從不在情人家過夜，他從不是個好入眠的人，既然不是老家的床鋪，他寧可回到工地宿舍，在單人床上回味方才的纏綿，反而更有一番滋味。如果不走，他有時甚至不知道跟對方聊什麼，是要講房貸減息，還是兒子的基測成績，或者，問候對方父母。有些女人很好奇，關於工程的種種：你們做橋墩是怎麼做的？修鐵道是用什麼修的？開怪手好玩嗎？你輪工地守夜的時候都在幹嘛？有沒有想我？你同事知道我嗎？

邊問的時候還會一邊玩弄他的屌，搞得他心煩意亂，愛慾退潮的虛疲波波進逼，叫他更想逃回宿舍睡他媽的大頭覺，這種焦慮常會逼他想起當年吸毒的種種。

因此，他從不在情人家過夜，情人的胸、腰、肩、唇、臀，和直達天上的浪叫，最好留在黑暗中重新品嚐，也許他會再度勃起，當鎮日勞動的沉沉疲憊一層一層加疊上身，在微微亢奮中輕緩死去是最爽的。

關於愛慾，龍哥自有一套奇特看法。

他仍忠於老婆，只是，需要更多能量支撐，能量越大，他越不容易出軌。與祕密情人間的肌膚之親，尤其結識不久剛剛開闢的洞主，彼此還帶著客氣與羞赧，房門都關了還要假意喝個酒沖個澡、看一下電視咧，喔，這能量最強！

他不能想像他的換帖兼同事，純情阿忠，成天想著結婚，一下工傢俬都還沒擺好就在那邊手機談情簡訊說愛。

好長好長的手術後，她醒在一個只有白色牆面和鐵灰色儀器的房間，她的丈夫撲一聲趴了過去，一直哭喊她的名字，她馬上被一種驚恐的情緒給淹沒，急著想起身看看是哪裡還在出血或什麼地方正裂了個大洞。她驚異地看著丈夫，沒想到結果這麼慘。

奉債成婚之後，他的老母就沒給她一天好臉色看過，嫌她不夠俐落不夠勤快，又笨又懶散，親戚鄰友面前指著鼻子就是痛罵，只有轉身抱起孫子時才笑得出來，露出一嘴金牙閃耀慈愛光輝。她從不知道婆婆是這樣可怕的人種，早知道就繼續守著老父和繼母，在暗黑腐臭的河道邊的小房子裡還能享受春日陽光的滋潤。偶爾在月光灑落的窗邊重讀他的信，一邊懷想未來，繼母帶她相親央她快嫁的時候也沒這樣陰狠過。這個婆婆連聽到她與丈夫的談笑聲都會在夜裡衝過來罵她三八、不要臉，結婚半年多還未曾與親生兒子同床共枕到天亮，如果不是這個丈夫還算溫柔，她肯定穿著大紅洋裝跳愛河。

他來看她的事，當然抵死不能洩漏半個字。她當時不知道他已經荒唐下去了，只覺得他的臉色青損損，嘴唇也蒼白得很不健康，一會擦汗一會又說起風了，有點冷，又為了避嫌，怕工廠同事亂說話，只能抓緊兒子的話題故作輕鬆閒聊著。她一直覺得他的眼角有淚，卻不能伸手抹去，末了只講了一句抱歉，家裡當年負債太多，嫁人是唯一出路。她要他保重，退伍了海闊天空，好好去實現你的夢。

如果知道他身上有一種吃了就能忘記煩惱、忘記痛苦，甚至會興奮到不小心殺死婆婆的藥，她不會那麼輕易讓他走。

「春枝？」丈夫被她呆滯的眼神嚇住，一時不確定她還在

不在。

她回神，將丈夫的頭攬在胸口，淚水沿著眼角滴落，「說吧。」

他荒唐的時候她剛做母親。

夜半蒙在被裡乾哭的舉動引起藥頭注意，他們說可以幫他，看在同鄉再打折，「沒有那麼恐怖啦，速速看！」

他們用壯碩身軀搭著他肩講話，像父兄保護他那樣，頭壓得低低談笑、譙長官、幹老芋仔，雖然總是在暗處，陽光無法介入的地方，可是他感到離家以來第一次有這麼熱絡的情感交流，左右逢源，都是朋友。他們說，「七啦，再交就有！」還說，「賺錢卡要緊，難到你他媽的要你老爸老母賣一輩子切仔麵！」

所以要先試貨，日後會開始教製貨、驗貨、出貨，「年輕人，膽子要大一點，眼明手快就沒事。」他便大著膽子速了一口，幾分鐘後突地翻上雲端的高潮嚇得他站都站不穩，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輕飄飄地騰在半空連自己都忍不住笑出來。他愛上了這種快樂，管她已經是別人的某別人的老母了。那時他還是個處男。

翱翔天際的唯一條件是，出去後要和大哥一起打拚，包你賺大錢，如果不從，得繳回一手一腳。

退伍後回到家，只幫忙賣了一天麵，切了一天小菜，隔天就開始練習拿開山刀和土製手槍，第三天進菜園學種大麻，沒多久他便能獨當一面，就可惜再也戒不掉那癮，口袋裡鈔票越滿，人越顯得形銷骨立。日後他向她坦承，「毒癮沒來的時候，心裡感到非常見笑，根本不敢想起老爸老母，常常自己躲起來痛哭；可是毒癮一來，就顧不得什麼尊嚴了，小弟在旁邊也一樣，一定要吸到、馬上就要吸到！」

所以他去工廠看她的時候口袋裡最少有三種毒，還有一大捆千元大鈔，他其實是想給她的，全部都給她，可是望著那春風得意、有子萬事足的樣子，他不能置信自己為什麼要拿大錢給她讓她去養別人的兒子。港邊的海風還是那麼苦澀地兜頭兜臉罩下，黏膩地擺脫不掉，他卻被一股寒涼襲逼，冷。

她應該沒什麼錢，卻什麼都有，他明明有一大捆鈔票卻一無所有。

連命也不是自己的。血腥屍臭令他亢奮。從此，他白日裡沉睡，夜裡淪落痛與快的陰暗邊緣，維持一種奇異的平衡，如同走鋼絲的賣藝人。

是腦癌。

原來，死亡逼近的時候是這種感覺。因為傷口劇痛醒在凌晨五點的時候，祂也在，身材高大，直頂到天花板，應該說是把天花板整個撐上去許多才對，穿著深黑色絨布長袍，頭臉罩在斗篷裡，陰陰側著身一句話也不說。她懷疑那斗篷裡其實沒有頭臉，所以拚命想看清，又不敢貿然直視，任恐懼與興奮在心底夾雜扭打。她只能顫抖又異常口渴地等著，等著某道冰涼水流幽幽繞轉身軀毛起一陣雞皮疙瘩後慢慢離開，又想到兒子還小、丈夫無依，老父年事已高白髮蒼蒼，還有可惡至極的婆婆，突然湧上沉重幾近窒息的悲哀情緒，為什麼不是婆婆？為什麼不是婆婆！

此生的因緣聚散行將湮滅，她卻還有那麼多事沒有做！為什麼是我，恨意逼出淚水，其實她不想哭，就在死亡轉過身的短短一秒內，那臉上出現了一個她的臉，驚恐萬分又淚流滿面的臉。

她馬上驚醒。

第二天深夜，又來找她。她不確定那是誰，留著長髮身材

細瘦的小女孩，在對面夜燈下背對站立著，也是不說一句話。她不敢驚動對方，十分輕緩地搖起病床，半躺著看那靜止的烏黑長髮微閃青光的後頸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她知道那是她自己，同時一點點陷入睡神鋪好的巨型沙坑……

不害怕，那是我自己。

再隔天，她聽著醫生擬定的化療治療計畫，包括刺激骨髓加速製造白血球。這是一場需要長期奮鬥的戰爭，要好好加油。她是整個生命修繕工程的母體，隨後會有很多很多敲敲打打切割鑿挖的聲響冒出，裡面要驅趕異物、清掃陳垢、抓漏、補坑、預防積水或刮除壁癌等，必要時傾倒大量堆積物、蝕毀腐爛。

她看著醫生，突然問了：我還能活多久？

她知道工程不止一處，腐爛根深柢固；「開腦」，能像清冰箱或清倉庫每天挖挖挖直達最深部嗎？

醫生苦笑，「癌細胞沾黏嚴重，開刀不可能完全清除……難說，也許很快。」

江湖路歹行。龍哥前後行了八年，戒治加服刑也八年。

如果不是那個該死的背影，他絕不會那麼容易閃神。他知道自己前科太多，行事向來小心，可就在街頭追一對拿了貨說要賒帳結果轉身就跑的情侶時，他瞥見那個蓄長髮身材細瘦的女子，就這麼一遲疑，暗處的條子馬上潮水般湧來，毫無聲息迅速包圍。丟下手槍聽任雙手反銬的同時，他突然大叫了一聲：阿枝！

女子似有感應微偏過頭，腳步卻仍匆促著奔向馬路對岸，走遠了。

直到警車開動，他還掙扎著希望看到她的正面。

那時他才二十八歲，警方在他家裡搜出瓦斯長槍、改造手

槍及一票子彈。舉凡竊盜、賭博、詐欺、偽造文書、殺人未遂等，「想得到的都有」。

2

在花蓮做橋，在屏東也是做橋。橋好了就要上山挖洞，在高雄三民。

沿路揮別情人後，他一心想著她，他不確定是不是能再相逢，再相逢又能如何？多年來彼此在對方生命裡的微小空缺已被多少人事瑣事填補。他隱約知道有個懸缺像懸案延宕著，卻也跟著太太走了那麼遠的路，過了那麼長串的日子，再相逢又能如何？當然，更多的時候龍哥想著的是那些如過路風景的眾多面孔，腦中翻演起床上的顛動，和橫流不止的腥暖體液，有時太過專注下體不自覺彈跳兩下，這時他會逼自己看清混凝土的模樣盡快找到怪手的嘴臉和下挖目標，免得丟人現眼。他相信，在他離開之後，對方將關閉慾望然後在洞內點上一盞剛好照亮生活的燈，就剛好照亮生活，思念的燈，默默守在洞裡，痴想著他然後自己來。

一想到這個畫面他就很爽，他以肉身澆灌這些乾涸的心靈，帶來桃花盛開的美妙春天，於是這個世界，才有了春天！

幹！

3

曾有那麼一段時光，他從未經歷春天。困在無邊深淵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身邊的人只有吃海、吃K和吃安的差別。吸毒的人看多了，他從身形外表就猜得到，不論寒暑總是穿著長袖的，一定是打海洛因的，除了遮掩刺青，最主要還是遮蓋密密

麻麻的針孔。

很多都是從強力膠開始，然後安非他命，然後進階到古柯鹼、海洛因。

然後，很快，開始臉頰消瘦眼神空洞像活死人一樣絕望。

對他來說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，死掉的快慢而已。當死亡充滿快感與迷魅，他甘願從此墮入無間道死在性高潮的平方再平方，斷除煩惱、痛苦、眼前醜陋擁擠的一切，再補一針，無間隔地進入解脫道。

他很清楚，沒毒吸再正的美妹也會乖乖賣淫。沒吃毒的時候，他當老大很辛苦的，要帶頭砍啊、殺啊，擋路者死！欠錢者死！撂條子者死！踩線者死！有些是壞到骨子裡非死不可，有些個窮鬼、酒鬼，他媽的想放他一馬都不行，那滿頭雪花的可憐老母就在旁邊撕破嗓門地跪啊哭啊求啊，他早就手軟腿癱了，可是他媽的想放他一馬都不行，兄弟在看，也幫大頭看。有時候他很想叫小的下手，可是那些個死毛頭不是太重就是太輕，老是壞他的事，然後又要叫其他小的來海扁這個小的，他乾脆自己動手，一動手就下地獄了。

「無間地獄」即「阿鼻地獄」，是八熱地獄之第八，位於地下二萬由旬處，深廣亦二萬由旬，墮此地獄之有情，受苦無間。凡造五逆罪（殺母、殺父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）及十重罪（殺生、偷盜、淫邪、妄言、惡口、綺語、兩舌、貪欲、嗔恚、邪見等），死後必墮於此。趣果無間，命終之後直接墮此獄中，無有間隔。時無間，一劫之間，相續而無間斷。命無間，一劫之間，壽命無間斷。身形無間，地獄縱橫八萬四千由旬，身形遍滿其中而無間隙。

在公用電話上看到這段話時，握著話筒的手抖了一下。他

本來要打回去問候阿爸阿母的，心上沒來由地不爽起來，開始冒冷汗、噁心，人變得迷迷糊糊遲鈍遲鈍。他已經便秘、失眠好一陣子了。反正也不知道跟父母說什麼，他非常關心匯出去的錢收到沒，他們卻只會他媽的一直逼問：你在做什麼？你現在到底在做什麼！？

他必須離開人間趕快回到天堂。吃毒的時候，當老大很輕鬆，那些個死白爛兄弟，每一個都在亂跳舞、亂搞，笑死人了，有個白目抓著他大腿像狗一樣磨蹭，他那時候在飛，飛得好高好高還覺得怪舒服的，一著地發現他拉開拉鍊正從背後頂著他褲襠，他馬上飛腿踹他媽的蛋蛋兩腳，害他撞上牆壁砰得好大一聲差點腦袋爆漿！

一肚子大便的日子裡，他有嚴重性功能障礙、記憶力不好、食慾不好，可是他出不來，那深淵有股強大的致命吸引力，一旦脫離會被重重摔爛。他需要那漆黑，渴望那漆黑，陽光只會讓他皮膚潰爛腰背痠痛七孔流膿吐血到死。

4

找到她並不難。

整個小林村就這麼點大，雞犬相聞，外地人很容易被記住的。難的是，怎麼做？

他從沒想到再重逢時是這樣的光景，起初他甚至有點得意，她的殘敗一定肇因於當年的背棄。可是，當她那樣強烈慾望著他時，他還是流下心酸的眼淚。此後，他在她洞裡最常問的一句就是：這樣好不好？舒服嗎？

她點點頭。

她幾乎都點頭。他於是大著膽子變化姿態更迂迴而溫柔地前進，再前進，他不怕她死掉，如果她能在這樣驚天動地的

床第之歡當中突然死去，他會很高興，比現在只能陪著她痛或偶爾載她去山下做那無用的化療好太多了，所以他很努力，當然也異常疲累，而且老分心。在她突然拔高的怪叫聲中，他看見那飽滿肥厚的腫瘤破地一聲破了，毒細胞如白蛆蠕蠕爬出七竅，依她那樣神經質的個性，一定也會他媽的尖叫連連，他媽的他該全部抓起來倒回鼻孔洞或耳朵洞裡，還是繼續衝衝衝，前前後後前前後後直到所有蟲子全部死出來。她能有多次高潮，她也不怕高潮耗損體力精氣，只要他「挺」得住。那世界上就真的「爽死」這回事了。

困在無邊深淵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她只有舒服和很舒服的差別。對他來說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，死掉的快慢而已。當死亡充滿快感與迷魅，他甘願從此墮入無間道，讓她死在性高潮的平方再平方裡，斷除煩惱、痛苦、眼前醜陋擁擠的一切，從此解脫。

黑暗中，她摟住他手臂睡下了，像溺水的人死命箝緊一根浮木或救生圈。他了解這樣的心情，當年，阿爸阿母到治戒所看他時，他也想抓緊老爸老母的手，叫他們不要走，他好冷好渴，他需要擁抱想要回家，可是他忍下了，那樣的手勢他做不出來，話也講不出來，而阿爸阿母也忍住了，類似的手勢類似的話。末了，老母哽咽講了一句，「麵和小菜都是早上才做的，趁熱吃……」就衝出會客室了。阿爸離開時總是拍拍他不停抖動的肩，「愛堅強……」

她喜歡聽他講以前的事，來不及參與並給予疼惜的遺憾常常滿到喉頭、眼眶，最後變成自己的故事流出來。

她說她拿著「癌症病患術後返家自我照護須知」看了三遍，然後指著上面一條要她丈夫幫忙時，她丈夫難為的表情讓她當下就死過一次，心灰意冷之後，她就打定主意離開了。

死也不要死在他家。

她不是賭氣，大兒子從以前就不親，他不能也不願體會媽媽的辛苦，「我沒有想過放棄他，可是他已經給阿媽寵壞了。」一個翻身她爬起來，「你知道我婆婆有多壞！抓著我耳朵當眾人面劈哩啪啦地罵，下班晚了點、弄三餐慢了點就要被說得很難聽，對我兩個凶巴巴的大嫂從來不敢……我二嫂說我這個病就是這樣來的……」

還好另外兩個小的很乖，她想起罹癌之後，家事都是女兒包辦，陪診也是女兒，小兒子負責洗她所有貼身衣物，包括消毒、烘乾，學校功課都趕不上了，「我白血球的數目上不來，對外來的病菌沒有任何抵抗力。」

「啊！?我很髒耶，做磅空的，流的汗都很臭……」

她仰頭看著他，笑了，拉過他手往她下面撫搓，又將頭靠往他胸膛接近肩膀的地方摩擦著，「我走了，我的孩子就輕鬆了，每次想跟他們談談，他們都覺得媽媽在亂說……」

他們常常這樣聊到三更半夜，天快亮時，龍哥一逕趕著上工，回看睡得香沉的她，不敢相信這個人不到兩年內就會死去，他出洞時常有恍如隔世的錯覺。

早晨的山上霧氣很重，叫人不寒而慄。

5

龍哥很驚訝，雖然他早知道做愛的能量，可是聽說「癌症病患術後返家自我照護須知」上明明白白要求「盡早展開性生活」時，他還是很驚訝，因為性愛有助術後身心復健？還是因為美好性愛可以壓抑癌細胞復發？還是得癌之後需求量比較大？他整日胡思亂想著，阿忠挖哪裡他就跟著挖，工頭說要埋

炸藥了他就跟著跑。

她說發病前兩三年就和老公沒在愛了。

那男人長年往返兩岸，是個沉默柔順的人，只說沒興趣，就轉身走入書房和那似乎永遠看不完的報紙長相廝守，她也無法再追問。也許，在她掛掉的前幾秒，他會良心發現終結她的所有疑問和遺憾，也許，他就這樣把頭埋在沙坑裡直到有一天拔出來時她已經埋進去很久了，也許……他媽的那個男人根本就是睡二奶睡到彈盡援絕，所以不可能支援老婆，唉，可是前線需要支援……

幹！前線需要支援！搶救阿枝大兵！

他噗地一聲笑了出來，被自己的胡思亂想逗得好樂，左前方操作怪手沾了一臉泥渣像大便的阿炮突然幹了一聲，死阿龍你是在笑三小，一整個下午跟神經病差不多。

他尷尬地對著阿炮擺擺手，也覺得自己無聊可笑，可是夫妻之間沒在愛就真的沒有愛了，他想起阿爸阿母不小心走光的愛。

治戒結束後，他決定不再回去了。不是戒毒之後人生多美好，也不是江湖路難行苦牢難熬，他怕的是那種空的感覺。治戒所的會客室，寂寥得令人發毛，原來他的那些同梯是沒有人探望的，回到寢室的路上，很多隻眼睛在暗中看著，他們把身軀隱藏、臉孔遮住，只留一隻眼睛從門縫、洞眼、窗臺、鐵欄杆裡向外看，看得他無所遁形。回到寢室也是空的，有時他會跟隱形人聊聊，可是他講什麼他就回什麼一點意思也沒有。還好所方檢查過還冒著裊裊煙霧的切仔麵總能提醒他，他是有人愛的。

他的那些同梯竟沒有人在探望。原來吃毒的人是被世界放棄的人，他們最常說，相信我，這是最後一次。

是他們先放棄世界的。

可是不管逃到哪裡，都有黑洞。黑洞裡住著像他軍中同袍那樣的人，熱烈攬著你，熱情招呼，歡迎加入閃耀白色光芒彷彿置身天堂的飛行之旅，只有飛過的人才知道，天堂盡頭通往黑洞。他們像蒼蠅趕不走，他在煮麵，他們從煙霧瀰漫中冒臉，他在洗碗，他們在泡泡裡閃現，他在便利商店，他們一群人左右包攏，他在床上，他們化身夢魘欺壓，拿老爸老母和斷手斷腳脅逼。

天堂很冷，他們需要很多同伴，他的身上有血味，蒼蠅不會放過他。

有天，當他心神不寧疲憊不堪拌著第一百九十九碗切仔麵時，耳邊突然嗡嗡作響，煙霧還沒散盡但他決心做個了斷，他啪地一聲按下長筷，轉身進入漆黑廚房。

6

那個癌腫瘤會被他突然撞破然後膿湯溢淌萬蛆蠕動的畫面消失後（其實也不是消失，應該是被灌腦的精蟲統統咬死），他更能享受與她交合的激情。有時他會恍然，又見她少女模樣，那樣紅著臉與他在港邊說話，失去彈性的肌膚重現光華，點點銀白的粗髮回復往日柔順，淘氣海風吹得亂亂飛，當她那樣嬌憨喘氣，當她那如黑洞包覆、纏黏，高亢呼喊時，他甚至懷疑眼前的女子真是春枝？

也許她就這樣被他治好了也說不定。

他無法想太多，颱風季節又到了，每天都要趕工。他是一片夾心餅乾的奶油餡，人生要可口，就必須忍耐某些擁擠、壓迫，習慣在小小空間用力呼吸。

7

那隻肉刀先他一步走出來，然後小店裡所有客人馬上不動聲色地避逃，比較大膽的，躲在附近騎樓下觀看，用柱子當掩護。他阿爸阿母看見一個黑影疾速逼到一群蒼蠅面前瘋狂揮砍，一時間蒼蠅四竄而且幹聲四起，龍哥的祖宗八代全部被操過一遍。有的蒼蠅還手，重擊他腹，拳斷他齒，他只能更拚命更發狂旋轉似的揮砍，眼淚流了下來，但絕不會討饒或說一個求字。他在黑社會那麼多年，他知道當你把自己的命當命時，所有人反而不敢隨便動你的命。等所有蒼蠅終於狼狽且憤怒地跑遠時，他還站在馬路上喘氣，眼淚一直流下來。當時是八月豔陽天，他卻像個失去心愛玩具的男孩瞪視著遠方逃逸的惡漢，眼淚聯合汗水，在他漲紅的臉上一次又一次溜滑梯。

往後的日子裡，他發現老爸老母煮麵滷小菜時都特別帶勁，不像以往垮著一張冰太久的苦瓜臉。然後，他就不小心看到他們走光的愛，而過程中母親的沉默令他驚訝，怎麼和他交往過的女人差這麼多，和A片裡的女人差更多，他覺得她肯定不快樂。

8

水淹進宿舍的時候他剛掛上電話，總算對阿爸說了聲父親節快樂，隨後他的手機又響起，他的兩個兒子總算打來，對他說了聲父親節快樂，雖然那顫抖又故作輕鬆的語調（還不自覺加快速度）與他如出一轍，但他還是滿爽的。正準備躺上床時，他聽見這組合屋內外都是潺潺水聲……

工頭大喊撤退的聲音突穿樓板、門板，他倉皇下樓，水已經淹到膝蓋，幾隻落單的拖鞋漂到電視機前，挨擠在一起看颶

風動態。他驚訝著電視竟然還能看時，工頭又大喊要撤了要撤了，快移到隧道外平臺。他回房抓起隨身物品就跟著逃，可是惡水滾滾實在很難拔足奔跑，慌亂裡他撥了通電話回去，確定家裡還算安好便跟著工程隊走上地勢較高的臺地，等水退了再回工地宿舍，水漲起來又撤。一個晚上這樣搞了四次，搞得人仰馬翻，直到有人回報，溪水暴漲河道都看不見了，上面在土石流了，工頭決定撤往隧道，得穿過隧道逃往嘉義。

從小在工地長大的白目猴三兄弟這時異常乖巧，遠遠看到拌合場三根輸料管轟然倒塌時也只是瞪大眼睛，以往一點小事或隨便什麼死人骨頭玩意都能興奮尖叫，連爛泥巴枯樹葉碎岩塊十字起子螺絲釘也能玩上一整個下午。他是真的佩服小孩子的好奇心想像力。如今最小的那一個在發燒了，脆弱人命如何抵擋大自然的撲殺，過去他總以為能俯視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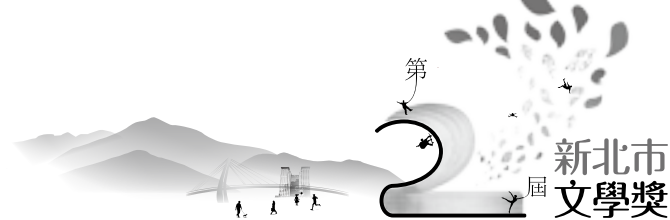
而洞體黑沉，無邊無際。

手電筒橘光照耀下顯得詭異，每個人臉上明滅著驚恐。隧道上方響起一陣陣恐怖的轟嘩轟隆，工頭在前方對著死阿炮不知狂吼什麼，泥色洪水摻有大量落石，加上大水力道，削掉一塊樹林一座山頭，都不是難事。邊趕路時他邊想著，還好春枝前天就下山，化療一次要住一個禮拜，擋一擋腦子裡凶猛漫湧的土石流。

清晨六點，終於趕到隧道口，黑暗與光亮的曖昧地帶，手機訊號頓時長高，工頭回報工地狀況，確定相關人員安危，就等著總公司派車來接，然後，陷入等待。

就是這個空檔，他發現阿忠看手機的臉色很怪異，又不便追問，從附近村民的口中他發現事情大條了，他們做的大工程被視為土石流元凶，他們這些工人現在跟通緝犯差不多。

那個叫莫拉克的颱風將南臺灣咬碎嚼爛後又吐了出來，到處是糜爛如嘔吐物的黑泥漿。



很多人，再也沒有洗乾淨的一天。

二十個小時後，董事長親自駕駛的大巴士從臺三線上緩緩出現，有些弟兄歡呼起來，真像一堆泥人在奔跳，他卻有點心慌，他聯絡不上春枝。

9

他聯絡不上春枝，疲憊又一波波襲來。

他不想到頭來還是這樣不明不白，掐著鼻子裝怪聲打回她家去，還是沒消息，又打回醫院，不知道轉接了幾次講了幾次一模一樣的問題，罵了多少次幹幹幹幹幹操你媽的公立醫院公務人員！

他右手不自覺擺出扣扳機動作時，終於接上這幾天照顧他的值班護士，車子剛駛進家門前的大路，而他已經三十個小時沒闔眼了，幹！

那個護士說，陳小姐的白血球指數太低，沒辦法做化療，要住院觀察，也可以返家休養，昨天下午她就說颱風來了擔心家人，要趕回去。

他不信，算準走進家門被老婆看到的前三十秒，他又按了一次春枝。如果可以重來，他媽的他願意用一萬次跌落天堂的痛快贖回過去的荒唐錯過的愛人……

老婆見到他時眼底閃著淚光，用十八相送的戀戀不捨啞喊他名，然後大叫，「好佳哉你沒代誌！那個小林可能滅村啦！」

龍哥忽然覺得冷，覺得身軀太重他撐不住了，他需要擁抱想要回家，終於蹭到房間後把自己緊緊鎖上，一屁股跌落在床。

就讓莫拉克關了外面所有的洞吧，想到春枝，一股酸澀逼上喉頭，窗外，老天爺還在死命地哭，太太還在敲門，他的眼淚掉了下來……

〈黑洞〉得獎感言

龍哥的情人都在山上。

龍哥是虛構的，而春枝，確有其人，她是我師大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同班同學，沒能熬過2012的農曆年，死於腦癌。

謹以此文獻給蔡季伶女士——妳在天上可好？我在地上，努力又艱辛地過著每分每秒，我請妳吃幸福牛排那次，我應該再留下來一陣子的，如今我只能安慰自己，至少，最後一次看見妳時，妳是快樂的。

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謝謝文學圓夢班啟疆老師的指導。

張曉惠

臺北人，淡大中文所畢業。

曾任電腦雜誌採編、電視臺執行製作、高職專任導師。

曾獲第二十四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第九屆暨第十二屆臺北文學獎、九十九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第十一屆暨第十三屆菊島文學獎、第一屆新北市文學獎、第二屆桐花文學獎等。

